

从事康复治疗师工作到第六年的时候，随着在医院里面康复治疗工作的开展，自己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同事患者所认同，08年已经在自己工作的医院先后开展了老年康复，儿童康复，神经内、外科康复，骨关节围手术期康复，康复治疗门诊服务。在那个康复治疗稀缺的年份，找你看病安排康复治疗的人络绎不绝。

# 救 赎

朱毅 海南医学院

第二附属医院康复治疗科



從 23 歲一個人的在兩間不足 50 平方米的開始康復治療工作，到 27 歲帶著身邊 15 個同事，在幾百平方的康復大廳工作；從整天做卒中康復，發展到為兒童、老年、骨科、神經外科提供康復服務；從蝸居康復科治療室，走到醫院門診大樓為全院患者提供康復門診服務，在那個年代治療師就可以出門診還是很牛的一件事。

或許 27 歲的年輕時光，一切還是那麼幼稚，被人追捧的感覺，對於一個年輕人來說來的太快太強烈。越來越多的達官顯貴約請你做治療，你也開始慢慢的習慣於為他們這個階層服務。走進病房，和以前那些病友嘯寒問暖的交流變得越來越少，對於一些“普通”的病人的關心開始變得越來越少，整個人變得越來越人浮於事。當然你也走到了所謂的上層交際圈。

走在下班的街頭，看著都市的霓虹，一絲絲秋意讓你下意識的拉了一下外套，好久沒有給老爸打電話，撥通電話，問了問老爸的近況，知道都好，內心稍微平靜了一下。記得很多年前作為一個殘疾家庭成長的孩子，在無數次求醫過程中遇到生冷的面孔，自己下定決心，如果我做醫生，一定要做個好醫生，一定要把工作做好，讓每個痛苦中的病人得到最好的最溫暖的關心。可是.....現在的我在做的是這樣嗎？

我迷失了.....

迷失的感觉蔓延在心头..... 如同回到了那个十一二岁看着万家灯火却不知心归何处的少年。今天你坐在一个非常好的医院工作，被大家所尊敬，年少得志，家人因此得以照顾。而你做要做仅是这些吗？你所要服务的患者，还是当年的自己许下的心愿吗？

記得年輕的同事問我，朱老師你為什麼這麼年輕就這麼厲害，我驕傲的告訴他們“技由心生”，因為我我來自殘疾家庭，甚至殘疾家庭的痛苦，所以我特別在乎每一個患者，所以我在做治療可以感受他們的點滴變化，可以和他們融為一體，可以是他們康復之路最好的夥伴，可以為他們提供最真心的治療和鼓勵。但是現在.....我似乎正在和他們陌生起來，我似乎也變成了以往求醫時看到的冷漠的臉。

---

心冷漠了，手就冷漠，腦就冷漠.....如何救贖？

5.12 四川地震，电视台里连续滚动播放着四川地震的惨烈，房屋轰然倒塌，满面灰尘人们血迹斑驳，大自然的一次震怒，让数十万人一瞬间失去了父母、儿女，失去了自己手脚、失去了自己的生活。全国哀鸿一片，人们第一次意识到所谓的幸福可能在瞬间化为乌有。生命长度或许你并不可以决定，如果你的生命你都不可以决定，那么人生还有什么属于你的，还有什么是你看不开，放不下的。或许你在你生命所做应该是你想做的，人生只是一次体验，你做需要做的就是尊崇自己的内心想法，而不是去复制别人的成功，或许有比吃得好住得好挣得多更加重要的人生感受！

地球好像真的调到了震动模式，青海玉树、甘肃岷县，先后都发生了地震。在高海拔地带、在少数民族栖居地，在黄土高坡之上，质朴的居民承受着流离失所的痛苦，环境的骤然改变，亲人的痛苦呻吟成为了挥之不去的梦魇。



内心的中的善良为我指引了方向，去到地震灾区，去经历余震的威胁，去经历高原的反应，去解决康复中少数民族，各地区乡音的语言沟通问题，去了解患者的康复要求，去告诉他们康复的意义，去联系各方资源让患者从医院走得出去，走得回社会。

在地震区域工作，通常有医院内工作和居家访视两个部分组成，一方面为住院的患者提供功能的重建，一方面追踪到家里去看患者回到家庭所面临的困难。以客户为中心的作业治疗是最为被需要的。立体的作业治疗，从精神动力重建，重拾生活信心开始，我们需要做很多的访谈，了解其心结，帮助其解开心结，通过作业活动技巧模式的改变，让患者获得更好的作业活动体验，将作业治疗变成一种良好的情绪建立的方法。使用河川模式分析患者的内心，使用COPM去了解患者的要求，使用PEO去构建环境、人和作业活动最佳的配合，最后进行最有效的赋能。

灾区的工作是艰苦的，通过图片录像演示让患者和我们突破语言上的屏障，通过了解其宗教信仰，我们寻找僧人给予患者心理慰藉和支持，伴随着每一次作业尝试的成功我们和患者共同的欢呼，他们重燃生活信心！通过了解其生活需要走山路，需要挖虫草，需要用水井打水，我做足了作业活动分析，用菜篮装上石头模拟打水动作，我们在治疗室床上练习匍匐挖虫草的动作，利用治疗区外面的碎石路我们为截止患者提供复杂路况的步行适应。



## 以下分享一段我们在玉树地政救援工作中的故事。

藏语里，“玉树”意为“王朝遗址”或“部落遗风”，为万山之宗，百川之祖，相传为格萨尔王建立的岭国所在地。这是一个曾经美丽的高原圣地，这里有蓝蓝的天空，白白的云，辽阔的草原，圣洁的雪山，绵绵的佛音和那些虔诚善良的人们，可是一场梦醒时分的天崩地裂摧毁了一切，当侥幸存活的人拖着血肉模糊的残肢从废墟中爬出，不再能看到每日清晨撒向他们的阳光，取而代之的是溃塌的废墟，凄厉的哭声，和掩埋在废墟里已不动弹的肢体。伟岸粗犷的康巴汉子抱着自己逝去的妻子、温柔贤良的玉树妇女搂着过世的孩子，不再有震天动地的康巴舞蹈、惊心动魄的马术表演，此时圣洁的雪山湖波草地都在为玉树哭泣。受中国康复医学会会长励建安教授委托，我作为康复治疗师来到这里参加救援工作，用自己的绵薄之力，去为苦难的人们轻抚创伤。这里依旧奇缺医疗及康复队伍，还有很多伤员带着外固定支架，用着便盆躺在冰冷的帐篷中面临即将到来的寒冬。可是由于缺乏必要的康复指导和治疗，震后五个月，还有大量的病人卧床在家中，过多的“制动”导致患者肌肉萎缩，关节僵硬，心肺功能下降。地震的损伤并没有因为时间的过去而抚平，相反，因为康复医疗的跟进不及时，造成原本的肢体损害进一步扩大，导致肢体功能的障碍，而功能障碍再进一步直接影响患者的社会角色和社会活动，本来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子”、为“工作人员”的他们失去了原有的多角色状态，他们现在只能是个被照顾者，而康复就是为他们将生活重整，功能改善，恢复到原有的社会活动参与中去。

玉树的重建工作在祖国人民的帮助下如火如荼，这也正如同我们的康复工作，一周我们工作六天，一三五在残联的板房里做康复治疗，二四六我们上患者家里进行家庭康复指导，周天由于重建，现在的玉树已是漫天灰尘，我们必须把自己“打扫”一下，否则个个都是“灰太狼”了。

这天经残联工作人员提供的线索，我们去走访一位玉树地震中受伤的小孩子——桑周多杰，他只有两岁大，受伤的时候只有一岁半。在废墟里，在用妈妈的性命换来的一点点空间里，小桑周苦熬了三天之后才被救出。如此稚嫩的生命却体现得如此顽强，这也让他成为全家十一口人里唯一的幸存者。



这天经残联工作人员提供的线索，我们去走访一位玉树地震中受伤的小孩子——桑周多杰，他只有两岁大，受伤的时候只有一岁半。在废墟里，在用妈妈的性命换来的一点点空间里，小桑周苦熬了三天之后才被救出。如此稚嫩的生命却体现得如此顽强，这也让他成为全家十一口人里唯一的幸存者。可以坍塌的屋墙还是重重的压断了他的双腿，严重的骨折加上软组织挤压伤，导致可怜的孩子经历了骨折固定、肌肉缝合、创口植皮大大小小五六次手术，坚强的他都挺了过来。当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下肢的骨折已经愈合，可是由于严重的碾压伤，软组织受损严重，他的膝关节踝关节活动障碍，不能步行。如果没有及时好的康复治疗，可以预见这个孩子的将来只能在轮椅上度过，可就在这青藏高原找到一条可以使用轮椅的路面有时是那么不容易。如果一生因为不能步行只能呆在家里又是如何的不幸！经过创面评估，疤痕评价，肌力和关节活动度的度量，我们为他制订了康复治疗计划，短期内目标为软化疤痕，扩大关节活动范围，增强肌肉力量，长期目标我们设定为恢复独立步行。小多杰的康复过程是辛苦的也是有趣的。为了给他做疤痕松解，我们使用超

声波和手法一起松解那些已经粘连成硬团的疤痕块，有的时候是有一点点痛的，坚强的小多杰总是将他肉乎乎的小拳头放在嘴里，不发一声，好像是担心自己的表现会影响到我们这些大人的工作，这让我们也不由敬佩其这个上过多次手术的“老革命”。他的养母说多杰就是在手术后疼痛的时候也很乖，就是哭也是声音小小的，而且时间不长。多么勇敢的孩子啊！为了更好的康复，我们选择设计了一些小游戏，而这些小游戏却可以帮助多杰去加强他的肌肉力量，改善他站立式的平衡。看着多杰在欢笑中一天一天的好起来，我们玉树康复队都很开心。在阳光明媚的一个下午，我们的小勇士终于在残联的板房里走出了人生的第一步，虽然不那么好看，可是就如第一次飞翔的雄鹰，每一次的跌倒将会迎来更加美丽的天空。在我披着洁白的哈达离开玉树的时候，多杰的养父母带着多杰来送我，我真的舍不得你，可爱的孩子，好想带你走。可是我知道，你是高原的格萨尔王，在这里，在未来你将用你的双手将玉树建设的更加美丽富饶！

救贖！有人說朱毅你幫助了很多地震傷患，我說：“不，不是我幫助他們，是他們幫助了我，是他們幫助了找回當年選擇康復工作的初心”。是他們幫助我完成了自我的救贖。

再后来我有随着香港复康会去了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做些残疾人康复工作，小区康复人才培养工作。在海南建立“康复治疗纵贯线”去培养县级地区治疗师，去为偏远地区病友提供康复义诊。有人问：“朱毅，你为什么离开南京去了偏远的海南？”我告诉他们：“正是因为海南偏远，正是因为它需要发展，如果我的职业生涯可以说明过一个地区的康复发生过改变，那么我无悔我的选择。”今天的海南已经一改往日面貌，同事们为着患者获得最佳康复而奋斗，建立了以加速康复外科为特色的临床一体化建设。他们热心公益乐于付出，他们已成为真正的康复人。



最后向国际助残，香港复康会在地震伤员恢复工作所做出的巨大贡献致以深深敬意！

（朱 毅）